

從美國唐人街說到華僑福音工作

筆者早十餘年，曾在美東負責過牧會工作，後來又奉調回港。近十年來又常有機會探訪過美國和加拿大兩地的教會，對華僑的生活情形固然深為了解，他們對福音的反應和教會的工作情形，也很清楚，特別是各大城市的唐人街 -- 因為我曾多次深入到那裏目擊和經歷的緣故。

唐人街在美國來說，以三藩市、紐約、洛杉磯為最大，而波士頓、西雅圖則較小；加拿大以多倫多、溫哥華為最大。當然，唐人街大的，華人就多，教會自然也多些。

近二十餘年來，移民大量湧入美加兩國 -- 湧入大城市的較小城市更多，因質素複雜，良莠不齊，有的香港去的青年，將在香港那種輕佻浮躁的作風帶去。有的是由中國大陸來香港轉去的，又將「飽食懶飛」的壞習慣變本加厲。是以唐人街的風氣已由昔日的誠實淳樸，變成浮華浪漫，更進而兇惡狠毒，以致影響到社會治安，也大為變色。每見到那些打鬥、搶劫、強姦、兇殺等案件，多為近年來移民所幹的勾當。甚至幾經考試的重關，申請保證的麻煩，然後達到去美加留學的青年學子，也有不少走上「嬉皮士」那條道路，墮落成為「天涯淪落人」或被政府趕逐返回原籍。

說到華僑的新舊分野，舊的多已上了年紀的老華僑，他們捱了幾十年（甚至幾代）的辛酸生涯，如今退休了，得到不算很多的養老金來支持生活；新的一代，沒有老一代的誠實持重，美國人的勇敢堅毅學不到，卻學到「今天有酒今天醉」的樂天作風。

又說到青年一輩的也有兩種，出生在美加的，通稱為「土生」華僑，（又稱土紙仔或土著仔）。他們可能英語很流利，中國話則只識得講他們祖宗傳下來的鄉談：如四邑話、福建話、廈門話、潮州話、中山話等，有的國語固講不得，也聽不得，甚至廣東人連廣州話也不能說和聽不懂。近年移民的青年，英語懂得些少，國語也應付得來，粵語更是地道貨。因言語上的隔閡，加上性情的不同，兩種青年就格格不入，由是楚河漢界，涇渭分流，循而水火不相容，動輒因小故就釀成大事了。

唐人街的生意很興旺，雖然是華人聚居之所，外國人也很樂意光顧。常見有聯羣結隊的外國人，在街上巡遊式的觀光，爭相購買中國出品。酒家林立，均以「香港名廚」為號召，其實也真是從香港重價禮聘的廚手主理廚政。名茶美點，確可與香港大酒家爭衡，酒菜如果不是限於材料不足，也是媲美香港了。這也可算為唐人街之光，不少外國人也在各大酒家門前輪位候席的。

黑社會的組織日漸龐大，也日益猖獗，報仇洩忿，爭地盤，豎勢力，刀光劍影，血跡肉漿，真是令人目不忍睹，三藩市金龍酒家事件，稍為注意華僑新聞的人就知道了。

世界會繼續擾攘紛亂下去了，因為人心壞到極處所造成。我體會到唐人街華人福音的需要，不期然想起大衛的詩來：「如今我等甚麼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！」除了把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介紹給他們，還敢說甚麼風涼話嗎？

目前，各埠唐人街的華人教會也做得有聲有色。在推行福音工作上，可算是各盡所能，各展所長了。我探訪不少華人教會，都是在刻苦、忠誠的工作着。各教會都很注重老年華人的工作，專為他們設立團契，名目新穎、切意、慰藉、鼓勵等兼而有之，像「退休團契」、「元老會」、「康寧會」、「迦勒團契」、「松柏團契」等，人數動輒一二百人以上。至於青年人設的團契，更多到不勝枚舉了。

有等教會還在唐人街上廣場中，作定期性的福音佈道，為使當地的四邑華僑聽得明白，特用四邑話講道或傳譯，據聞收效頗大。此種福音佈道方法，實在值得提倡和推崇，不必局限於在禮拜堂內。不過，用甚麼言語，也是重要條件之一。有等大教會，會友數種，於是採用言語分堂方式。人數不多的教會，則採用傳譯方式，大致來說，至少用兩種語言，甚或加多耳筒收聽第三種語言。

華僑教會目前的困難不少，像牧師傳道人不足啦！經濟和物質欠缺啦！義工人數未足應付啦！時間分配不開啦！堂址狹小，事工發展受限制啦！因借用西人禮拜堂聚會，而受到種種條件限制啦！信徒交通阻延啦！會友的遷徙流動影響啦！一連串的困難，難免影響到聖工的推展，是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同心代禱的。

當我步進各大公園，見到在那裏無聊談天的斑斑白髮的老公公婆婆；當我驅車到海灘湖濱，見到那羣逐浪迎風的青春熱情的男男女女；當我參觀大工廠、大酒家，見到那些每日工作逾十小時的工人階級同胞，和在唐人街上似乎終日無所事事，清閒逛遊的諸色人等，我就想起馬太所記載的話：「祂看見許多的人，就憐憫他們；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於是對門徒說，要收的莊稼多，作工的人少；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，打發工人出去，收祂的莊稼」（太九 36-38）。工人去那裏呢？誰肯為祂去呢？誰肯將自己一生的年月交在祂手裏，為「傳福音給萬民聽」這使命流盡最後一滴汗呢？

(一九八二年冬作)